

学生视角下乡村中学数字治理研究

——以五华县三所乡镇中学为例

李昕桐

澳门城市大学葡语国家研究院，澳门

收稿日期：2026年7月20日；录用日期：2026年8月21日；发布日期：2026年8月31日

摘要

在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乡村中学数字治理是推进乡村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抓手。本研究以粤东五华县三所不同发展水平的乡镇中学为案例，采用半结构化访谈法调研30名初中学生，基于“主体认知状况-技术应用样态-资源配置使用-场景互动情况”四维分析框架，从学生视角解构乡村中学数字治理的实践现状。研究发现，当前乡村中学数字治理存在学生认知浅层化、技术应用形式化、资源供需错配、互动机制单向化等现实困境。据此，本研究从主体赋能、场景优化、资源适配、机制完善四个维度提出优化进路，为提升乡村教育治理效能、推进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实践参考。

关键词

乡村中学，数字治理，学生视角，乡镇教育

A Study of Digital Governance in Rural Middle Schools from a Student Perspective

—A Case of Three Township Middle Schools in Wuhua County

Xintong Li

Institute of Portuguese-Speaking Countries, City University of Macau, Macao

Received: July 20, 2026; accepted: August 21, 2026; published: August 31, 2026

Abstract

Against the macro background of educationa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digital governance in rural middle schools is the core starting point for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education governance. Taking three township middle schools with different development levels in Wuhua County,

eastern Guangdong, as cases, this study adopts the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method to investigate 30 middle school students. Based on the four-dimensional analysis framework of “subject cognitive status-technology application pattern-resource allocation and use-scenario interaction situation”, this study deconstructs the practical status of digital governance in rural middle schoo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udent participation. The study finds that current digital governance in rural middle schools has practical dilemmas such as superficial students’ cognition, formalized technology application, mismatched supply and demand of resources, and a one-way interaction mechanism. Accordingly, this study puts forward optimization approaches from four dimensions: subject empowerment, scenario optimization, resource adaptation, and mechanism improvement, to provide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improving rural education governance efficiency and promoting rural educati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Keywords

Rural Middle School, Digital Governance, Student Perspective, Township Educ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¹明确提出推进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以数字化转型支撑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乡村教育是教育强国建设的短板与重点，数字技术为破解乡村教育治理难题、缩小城乡教育差距提供了全新路径。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大乡村教育数字化投入，智慧校园建设、数字教育资源覆盖等工程逐步向乡镇延伸，但数字技术与乡村教育治理的融合仍存在“水土不服”问题，“数字悬浮”等异化现象凸显[1]。

现有乡村教育数字治理研究多从政府、学校管理者视角切入，聚焦顶层设计、技术部署与制度建设，相对忽视学生作为治理核心服务对象的体验与诉求。中学生是校园数字治理的直接参与者，其真实体验是检验治理实效的核心标尺。基于此，本研究以粤东五华县三所乡镇中学为场域，从学生参与视角出发，致力于回应两大核心问题：一是探究乡村中学数字治理的实践样态与现实困境；二是提出针对性优化路径。本研究一方面可丰富乡村教育数字治理的微观视角研究，另一方面可为县域乡村中学数字化治理落地提供实践参照，对推进乡村教育治理现代化具有现实意义。

2. 核心概念与理论基础

2.1. 乡村教育数字治理

数字治理是数字技术与公共治理深度融合的治理形态，以数据为核心要素、数字平台为载体，实现治理流程再造与效能提升。乡村教育数字治理是数字治理在乡村教育场域的具体应用，指乡村学校依托数字技术与资源，优化教育教学管理、家校协同、学生服务等流程，构建多元主体协同的治理模式，最终实现乡村教育治理提质增效[1]。

与城市学校相比，乡村中学数字治理面临基础设施薄弱、数字素养不足、资源适配性差等特殊约束，其核心目标不仅是实现治理事务数字化，更要通过数字技术破解乡村教育资源匮乏、治理力量不足等痛

¹https://www.gov.cn/gongbao/2025/issue_11846/202502/content_7002799.html

点,助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现有研究指出,乡村教育数字治理实践中易出现工具理性僭越价值理性的问题,形成“数字悬浮”困境,即技术应用脱离教育治理实际需求,流于形式而无法真正赋能治理。这一论断为审视乡村中学数字治理实践提供了批判性视角。

2.2. 学生视角与数字治理

学生是学校治理的核心服务对象,也是数字治理的重要参与主体,其参与程度与实际体验是衡量学校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维度。现有研究证实,学生深度参与数字治理能够有效提升治理的包容性与精准性,其对数字治理的感知与使用体验直接影响治理举措的落地效果。初中阶段学生的数字素养与公共参与能力正处于发展关键期,对校园数字治理的体验更具直观性,能够真实反映技术应用的适配性与治理举措的实效性。

学生参与乡村中学数字治理主要包含认知、使用与反馈三个核心层面:其一,认知层面,学生对数字治理理念与参与渠道的知晓程度,决定其参与治理的意愿与基础能力;其二,使用层面,学生对各类数字治理工具、平台的实际操作与感受,反映技术应用的合理性与便捷性;其三,反馈层面,学生通过数字化渠道表达诉求、参与治理互动的体验,体现治理机制的包容性与回应性[2]。立足学生视角审视乡村中学数字治理,能够更真实地呈现数字治理“最后一公里”的落地效果,揭示技术应用与学生真实需求的错位,为优化治理路径提供微观依据。

本研究主要依托以下两类理论展开分析:其一为技术接受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该理论从感知有用性与感知易用性两个核心维度解释用户对信息技术的接受意愿与使用行为,为理解学生对数字治理工具的认知与使用体验提供了分析视角;其二为用户中心设计(User-Centered Design, UCD)理念,强调产品与服务设计需以用户需求为核心、充分吸纳用户反馈,为审视当前乡村中学数字治理“自上而下”的单向传导模式提供了批判性参照框架。

3. 研究方法与设计

3.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目的抽样法,选取粤东五华县三所乡镇中学作为研究场域。五华县是粤东山区欠发达农业县,乡村教育体量较大,其数字化治理实践在粤东县域具有典型代表性。三所中学分别为河东中学、安流中学与龙村中学:河东中学地处县城近郊,为公办初级中学,数字化基础较好,是县域智慧校园试点校;安流中学位于中心镇,为公办完全中学,数字化建设处于县域中等水平,本研究仅选取该校初中部学生为样本;龙村中学地处偏远乡镇,为公办初级中学,数字化基础相对薄弱。三所学校区位条件、数字化基础差异明显但皆为典型乡村中学,能够全面反映不同发展水平的乡村中学数字治理现状,保证样本覆盖面与结论均衡性。本研究选取初中学生为调研对象,初中阶段是学生数字素养培育与校园参与意识形成的关键期,其真实体验能更直观地反映治理落地成效。

本研究从三所学校各选取 10 名初中学生,共 30 名受访者。样本兼顾七年级至九年级不同年级,男女比例约为 1:1,同时覆盖不同学业水平层次,确保样本的多样性与代表性。

3.2. 研究分析框架

本研究采用半结构化访谈法收集资料,访谈提纲基于《乡村教育数字治理:“悬浮化”困境与突破路径》一文的核心分析框架设计[3],围绕“主体认知状况-技术应用样态-资源配置使用-场景互动情况”四个维度设置核心问题。

选取该框架的依据在于:其一,该框架是乡村教育数字治理领域的成熟分析范式,从主体、技术、

资源、过程四个层面系统解构数字治理实践，覆盖核心构成要素，学理性与适配性较强；其二，框架聚焦乡村教育场域的治理特征，能够有效回应乡村中学数字治理的基础设施、资源适配等特殊问题，与本研究场域高度契合[4]；其三，基于已有高质量研究框架开展调研，能够保证研究严谨性，实现与现有研究的对话，在前人基础上拓展微观视角结论。

3.3. 数据收集与编码处理

本研究于 2026 年 1~3 月开展实地调研，以一对一访谈形式完成 30 名学生的访谈，每段时长 15~20 分钟，访谈前征得受访者与学校同意，全程录音并承诺匿名处理。访谈结束后 24 小时内完成录音转录，共得到约 8 万字文本资料。

由于本研究访谈提纲已预先围绕四个核心维度设计，因此资料分析直接基于预设框架对访谈内容进行归类整理。为便于资料梳理与溯源，本研究采用“年级 - 访谈序号”二级编码规则标注所有访谈资料：年级编码以字母区分，初一年级为 A、初二年级为 B、初三年级为 C；访谈序号按访谈先后顺序对 30 名受访者统一编号，序号范围为 01~30，个位数序号前补 0 以统一格式，例如编码 A01 即代表初一年级第 1 位受访者的访谈资料。

4. 乡村中学数字治理实践现状

基于访谈文本的归类分析，本研究从主体认知、技术应用、资源配置、场景互动四个维度呈现乡村中学数字治理的实践样态，核心主题与典型访谈原始资料如下表所示(表 1)。

Table 1. Core dimensions and thematic refinement of the interview

表 1. 访谈核心维度与主题凝练

核心维度	二级凝练主题	原始资料
主体认知	认知浅层化	B02-我理解的数字治理大概是用手机填写相关表格、线上上课这类内容，其他方面了解得不多。
技术应用	应用形式化	A12-学校的智慧黑板平时主要用来播放课件，其他功能不太了解，偶尔还会出现网络卡顿。
资源配置	供需错配	C19-老师推送的线上学习资源，部分内容和我们的课本进度衔接不够紧密，学习起来有一定难度。
场景互动	互动单项化	B27-校园 APP 里设置了意见反馈板块，但回应感觉有点慢，遇到问题大家更倾向于直接找老师当面沟通。

4.1. 主体认知状况：认知浅层化，治理参与感弱

学生对数字治理的认知整体呈浅层化特征，多数学生对“数字治理”概念缺乏清晰认知，将其简单等同于数字化工具的使用。访谈中，近七成受访者表示“没听过数字治理这个说法”，对学校数字化举措的认知仅停留在事务性操作层面，如线上作业提交、健康打卡、通知接收等，未能理解数字治理的治理内涵与价值。

同时，学生的数字治理参与感普遍薄弱，多将自身定位为数字治理的被动接受者，而非参与主体。“一般是老师安排我们使用相应的工具，我们按照要求操作就可以，暂时不太了解是否可以针对工具使用提出自己的想法。”(A322)不同学校的学生认知存在差异：近郊河东中学学生对数字化举措的知晓度相对更高，但对治理参与的认知仍不足；偏远龙村中学学生对数字治理的认知更为模糊，多停留在“上网

课”的单一印象中。

4.2. 技术应用样态：应用形式化，功能适配性不足

当前乡村中学数字技术应用呈现明显的形式化特征，工具功能未得到充分挖掘，技术与教育治理的融合深度不足。首先，数字工具功能单一，多聚焦于事务性管理。各校普遍使用的校园平台、家校群等工具，核心功能集中在通知发布、作业布置、成绩查询等基础事务，在智慧教学、德育评价、心理疏导等深度治理场景的应用严重不足[5]。“我们学校的智慧校园 APP，我平时主要用它查看成绩、接收通知，其余功能使用得比较少。”(B212)

其次，技术适配性不足，使用体验欠佳。一方面，乡村地区网络基础设施薄弱，校园网络卡顿、信号覆盖不全等问题突出，影响数字化工具的正常使用；另一方面，部分数字工具的操作设计不符合中学生使用习惯，流程繁琐，增加了学生与教师的使用负担。“有一款打卡类的应用，需要填写的内容项比较多，偶尔遇到网络不好的时候，提交会不太顺畅，需要多花一点时间。”(B323)此外，部分学校存在技术设备闲置问题，如智慧黑板、微机室设备等，因教师数字素养不足或设备维护不到位，未能充分发挥其治理与教学价值。

4.3. 资源配置使用：供需错配，资源利用效率偏低

乡村中学数字资源配置存在总量不足与结构失衡并存的问题，资源供需错配导致利用效率偏低。第一，优质数字资源供给不足，且适配性差。当前乡村学校使用的数字资源多为统一采购或平台推送的城市通用资源，内容设计以城市学生学情为基准，与乡村学生的知识基础、生活场景脱节，难以满足乡村学生的学习需求。“老师推送的名师课堂资源，部分课程进度偏快，有些知识点我们还没学到，学习起来有一定难度。”(C321)

第二，数字硬件资源配置不均衡。校际差异显著：近郊河东中学已实现智慧黑板全覆盖，建有微机室与录播室；偏远龙村中学仅部分教室配备基础多媒体设备，微机室设备老旧且使用率低[6]。校内资源分配也存在倾斜，数字设备多优先用于毕业年级，低年级学生使用机会较少。

第三，资源使用缺乏引导，学生自主利用率低。多数学校仅推送数字资源，未配套相应的使用指导与反馈机制，学生面对海量资源无从下手，自主使用意愿不强[7]。访谈中，超六成学生表示“老师发的资源很少主动看，除非布置成作业”，数字资源沦为“摆设”，未能发挥其应有的治理与教学价值。

4.4. 场景互动情况：互动单向化，多元协同效能不足

乡村中学数字治理的互动场景呈现明显的单向化特征，双向互动机制缺失，多元治理主体的协同效能未得到激活。其一，师生互动单向化。学校通过数字化渠道向学生推送通知、布置任务，而学生向学校反馈诉求、提出建议的渠道不畅，且缺乏有效回应机制[8]。访谈中，多数学生表示线上反馈得到的回应有限，遇到问题更倾向于线下当面沟通，数字化互动渠道的实际作用未充分发挥。

其二，家校互动流于形式。家校微信群、校园 APP 家校板块是当前乡村中学家校数字互动的主要载体，但互动内容多为“通知-收到”的单向告知，缺乏针对学生成长的深度沟通与协同治理。“家长群里主要是老师发布作业和通知，家长回复确认，其他方面的交流不多，我的父母也很少在群里和老师沟通我的在校情况。”(D213)

其三，学生之间的协同互动不足。数字治理在学生自我管理、合作学习等场景的应用缺失，未能通过数字平台搭建学生协同治理的载体，学生群体的治理活力未被激活。整体而言，当前乡村中学的数字互动仍以自上而下的管理传导为主，自下而上的反馈与多元主体的协同互动严重不足，数字治理的共治

价值未能体现[9]。

4.5. 三校数字治理差异比较

综合四个维度的调研结果，三所学校的数字治理水平呈现明显梯度差异：河东中学位于近郊，整体表现最优，学生认知度相对较高，硬件设备较为齐全，但仍存在功能挖掘不足、互动单向化问题；安流中学位于中心镇，处于中等水平，基础设备基本覆盖，但资源适配性与互动机制建设相对薄弱；龙村中学位于偏远乡镇，整体最为薄弱，设备老旧、资源匮乏，学生认知最为模糊。

造成上述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地理位置与经济条件差异，近郊学校在经费投入、网络基础设施等方面享有先天优势；二是校长理念与重视程度不同，数字化建设的推进力度与资源倾斜存在校际差距；三是师资队伍的数字素养参差不齐，偏远乡镇教师队伍年龄结构偏大、信息化能力相对不足，直接影响了数字治理的落地成效。

5. 乡村中学数字治理优化路径

针对当前乡村中学数字治理存在的现实困境，本研究对应主体、技术、资源、互动四个维度，提出系统性优化路径，推动数字治理在乡村中学落地生效。

5.1. 强化主体认知赋能，激活学生治理参与意识

学生认知与参与是数字治理落地的基础，需从理念宣传、素养提升、渠道搭建三方面强化赋能。第一，加强数字治理理念普及。学校可通过主题班会、校园广播、信息科技课等渠道，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向学生讲解数字治理的内涵与价值，让学生理解数字化举措不仅是管理工具，更是服务自身成长、参与校园治理的载体，扭转被动接受的认知。

第二，提升学生数字素养与治理能力。将数字素养教育融入日常教学，不仅教授数字工具操作技能，更要培养学生的信息甄别能力、公共参与意识与数字沟通能力，让学生有能力、有意愿通过数字化渠道参与校园治理。例如开设校园数字治理实践课程，引导学生参与班级数字管理、平台反馈等活动，在实践中提升参与能力。

第三，搭建学生参与治理的常态化渠道。在校园数字平台增设学生建言模块，建立“收集-回应-反馈”的闭环机制，对学生提出的合理建议及时采纳并公示处理结果，让学生感受到自身参与的价值。同时可建立学生数字治理代表制度，选取不同年级的学生代表参与学校数字化建设讨论，吸纳学生视角的需求与意见，提升治理精准性。

5.2. 优化技术应用场景，推动技术与治理深度融合

技术是数字治理的载体，需立足乡村中学实际，优化技术应用场景，避免形式化，提升技术适配性。

第一，精简数字工具，聚焦核心治理需求。对现有各类校园 APP、打卡平台进行整合，避免重复建设与多头填报，减轻学生与教师的使用负担。优先保留与学生学习、生活密切相关的核心功能，聚焦教学管理、德育评价、校园服务等核心治理场景，打造轻量化、一体化的校园数字治理平台。

第二，完善基础设施，提升技术适配性。加大乡村中学网络基础设施投入，实现校园无线网络全覆盖，提升网络稳定性，为数字技术应用提供基础支撑。同时针对乡村学生的使用习惯优化数字工具的操作界面，简化操作流程，开发适乡化功能设计，降低使用门槛。例如针对乡村学生使用手机较多的特点，优化移动端平台功能，提升移动端使用体验。

第三，拓展技术应用的深度场景。打破数字技术仅用于事务性管理的局限，推动技术向教学治理、德育治理、心理治理等深度场景延伸。例如利用智慧课堂系统实现学生学习情况的动态监测与个性化辅

导,利用大数据分析学生行为数据开展精准德育,利用数字心理平台为学生提供便捷的心理疏导服务,让技术真正服务于学生成长与学校治理提质。

5.3. 精准配置数字资源,提升资源适配性与利用效率

数字资源是乡村中学数字治理的核心要素,需从供给侧优化资源配置,解决供需错配问题,提升资源利用效能。第一,开发适配乡村学情的本土化数字资源。省级、县域教育部门应统筹资源建设,针对乡村学生的知识基础与认知特点,开发难度适中、贴合乡村生活场景的数字教育资源,避免直接照搬城市资源。同时鼓励乡村教师结合教学实际自主开发微课程、习题集等本土化资源,建立县域乡村学校资源共享机制,盘活校际优质资源。

第二,均衡配置硬件资源,缩小校际差距。加大对偏远乡镇中学的硬件投入,按照标准化要求配齐智慧黑板、微机室等设备,建立设备定期维护与更新机制,保障设备正常使用。同时建立县域内数字设备共享机制,通过录播课堂、远程同步教学等方式,让优质设备资源辐射薄弱学校,提升资源利用效率。

第三,建立资源使用引导机制。教师应结合教学进度,为学生筛选适配的数字资源,配套相应的学习任务与指导,引导学生有效使用资源,避免资源“一发了之”。同时可通过线上打卡、学习积分、成果展示等方式,激发学生使用数字资源的积极性,提升资源利用率。例如建立班级线上学习共同体,教师定期组织学生围绕数字资源开展讨论与分享,让资源真正转化为学生的学习收获。

5.4. 构建双向互动机制,促进多元治理协同

互动是治理的核心,需构建多主体、双向化的数字互动机制,打破单向管理格局,提升治理协同效能。第一,完善师生双向互动机制。优化校园平台的反馈功能,建立学生诉求快速响应机制,明确反馈处理时限与责任人,对学生反映的问题及时回应、限时解决,让学生感受到数字渠道的有效性。同时利用数字平台拓展师生互动场景,除作业与通知外,增加学习答疑、成长交流、意见征集等互动内容,构建常态化的师生数字互动模式。

第二,深化家校协同数字互动。升级家校互动平台功能,从单向通知向双向协同治理转变。平台不仅发布学生在校情况,也可收集家长的家庭教育困惑与意见建议,学校定期针对共性问题开展线上家长课堂、家庭教育指导,形成家校育人合力。针对乡村家长数字素养不足的问题,学校可开展家长数字技能培训,简化家长端操作流程,保障不同数字素养水平的家长都能参与到家校互动中。

第三,搭建学生协同治理平台。利用数字工具搭建学生自主管理平台,支持学生开展班级自治、社团活动管理、校园公共事务讨论等,激发学生群体的治理活力,培养学生的公共参与能力。例如在班级数字平台设置“班级议事”板块,学生可线上发起议题、投票表决,共同参与班级事务管理,实现学生自我治理与学校治理的良性互动。

5.5. 分主体实施建议与难点应对

结合不同责任主体的职能定位,各主体的具体推进重点与实施难点分为县教育局、学校、教师三个层面。

县教育局层面,重点做好顶层设计与资源统筹,包括标准化硬件配置、本土化资源开发与经费保障。主要难点在于偏远乡镇学校基础设施改造难度大、资金投入需求高。初步解决方案为采取“分步推进、重点倾斜”策略,优先保障偏远学校基础网络与核心设备,逐步实现县域均衡。

学校层面,重点落实场景落地与机制建设,包括工具整合、学生参与渠道搭建与家校协同机制完善。主要难点在于校长数字化理念参差不齐、基层执行动力不足。初步解决方案为将数字治理成效纳入学校

考核指标,同时建立校际经验交流机制,发挥示范校带动作用。

教师层面,重点做好日常应用与引导反馈,包括资源筛选、学生使用指导与诉求回应。主要难点在于乡村教师事务性负担重、数字素养提升动力不足。初步解决方案为精简数字化填报事项、减轻教师非教学负担,同时开展针对性、实操性强的数字技能培训。

6. 结语

本研究以五华县三所不同发展水平的乡镇中学为案例,从学生参与视角出发,通过半结构化访谈探究乡村中学数字治理的实践现状。研究发现,当前乡村中学数字治理仍存在诸多困境:学生认知浅层化、参与感薄弱,技术应用形式化、适配性不足,数字资源供需错配、利用效率偏低,治理互动单向化、协同效能不足,共同导致数字治理在乡村中学一定程度上陷入“悬浮”状态,未能充分发挥治理价值。上述发现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技术接受模型的核心论断——学生对数字工具的感知易用性不足(如操作繁琐、网络卡顿)与感知有用性偏低(如功能单一、资源适配性差)共同制约了其接受与参与程度,同时也拓展了用户中心设计理论在乡村教育场域的应用边界,印证了忽视终端用户真实需求的技术部署易陷入“形式悬浮”的困境,为数字治理理论的本土化、微观化补充了学生视角的经验证据。针对上述困境,本研究提出四维优化进路:强化主体认知赋能,激活学生治理参与意识;优化技术应用场景,推动技术与治理深度融合;精准配置数字资源,提升资源适配性与利用效率;构建双向互动机制,激活多元治理协同活力。通过系统性优化,推动乡村中学数字治理从“形式悬浮”走向“落地生根”,以数字化赋能乡村教育治理现代化。

随着教育数字化战略的持续推进,乡村中学数字治理将不断向纵深发展。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拓展视角,纳入学校管理者、教师、家长等多元主体,对比不同主体的认知与体验差异,更全面地呈现治理全貌;也可开展长期追踪研究,观察数字治理举措的长期效果与动态变化,提炼可复制的乡村中学数字治理模式。此外,还可进一步探究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技术在乡村中学治理中的应用场景与落地路径,为乡村教育数字治理注入新的技术动能。

本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其一,样本仅选取五华县三所乡镇中学的学生,结论推广范围有限,后续可扩大样本覆盖不同区域的乡村中学,提升结论普适性;其二,研究仅从学生视角切入,未能全面呈现学校数字治理的整体图景,后续可结合管理者、教师视角开展多维度研究。

参考文献

- [1] 李建峰,董同强.技术赋能乡村教育治理何以破解“数字悬浮”?[J].职教论坛,2025,41(11):95-101.
- [2] 王云龙.“技术悬浮”:乡村数字治理的实践困境及其应对——基于云南省H县的经验考察[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1):125-137.
- [3] 黄巨臣,郭梓华.乡村教育数字治理:“悬浮化”困境与突破路径[J].中国电化教育,2025(10):79-86.
- [4] 吴楠,姜莉.城乡一体化背景下乡村教育治理数字化转型发展研究[J].教学与管理,2026(6):31-36.
- [5] 刘明,郭烁,刘二润.我国西部中小学智慧教育创新发展的组态路径研究——基于TOE理论的定性比较分析[J].中国电化教育,2025(8):22-30.
- [6] 张辉蓉,毋靖雨,刘隰,等.城乡基础教育的“数字鸿沟”:表征、成因与消弭之策——基于线上教学的实证调查研究[J].教育与经济,2021,37(4):20-28.
- [7] 郭炯,禅慧,丁黎军.基于“云端学校”的教育资源适性配置研究——数字技术促进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J].中国远程教育,2024,44(1):46-54.
- [8] Dunleavy, P. (2010) The Future of Joined-Up Public Services. The Smith Institute.
- [9] Dunleavy, P. and Margetts, H.Z. (2006) New Public Management Is Dead—Long Live Digital-Era Governance.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16, 467-494. <https://doi.org/10.1093/jopart/mui057>

附 录

乡村中学数字治理访谈提纲

- 1) 你了解学校的数字治理相关举措吗？你对这些举措有什么看法？
- 2) 你平时在学习和校园生活中会用到哪些数字化工具或平台？你觉得这些工具使用起来方便吗，存在哪些问题？
- 3) 你认为学校的数字设备、线上学习资源能满足你的学习和生活需求吗？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 4) 你会通过数字化渠道和老师、学校反馈问题或提出建议吗？你觉得这些渠道的互动效果如何？